

我的老家在闽浙交界的浦城富岭里源外半山,海拔700多米,10来户人家,皆姓张,小村隐在大山的折皱里。小时候,父亲曾站在老屋的门前,隔着深深的山谷,指着东北方向云雾缭绕层峦叠嶂的远山对我说,对面黄泥塅村的后门山叫马鞍山风洞尖,山的那边更高处就是匡山天山斗。

父亲年轻时爬过匡山天山斗,说山顶上有座天师庙,还有巨大的柳杉群。我从小就对匡山充满了向往,总以为那云雾深处不但有能随呼喊声裹携云朵而来的风婆子,还一定居住着无所不能的山神,总想能上回匡山。可岁月蹉跎,我在镇中学读完高中,乡下插队,然后在省城求学就业,一晃许多年过去,终是没能成行。

丹桂飘香时节,我随作家采风团返乡,终于能有机会深入匡山腹地,一睹神山的风采,心头就有按捺不住的激动。

这个秋阳灿烂的日子,县政协副主席、我的多年好友张强陪同走访匡山。往东走上开通不久的龙浦高速,先强告诉我,这些年来,县委县政府强调生态立县,打造海西绿色腹地,开通了从国道通往匡山中心双同村十几里的水泥路,将匡山周边五万亩的原始天然林作为闽江源头的生态保护林。匡山的青山碧水、云海松涛、奇岩飞瀑等独特的原生态自然景观和悠久的人文历史愈来愈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随着景区旅游公路的建成,匡山腹地的双同村建起了旅游客栈、休闲游农家餐馆;周边县城的游客,以及丽水、杭州、上海的团体游自驾游纷至沓来;每年夏季或节假日,景区都时常接应接不暇。匡山于2009年11月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匡山国家森林公园”称号,2011年11月被国家林业局、国家旅游局授予“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区”,2011年被国家环保部评为“国家级生态村”。

小车一路向东,翻过吴山慕岭头,过富岭镇,路的左边是蜿蜒的一溪碧水,水岸的远远近近,是一座座青翠的山头和村庄。我在心头默念着车窗外一晃而过的这些属于匡山山脉久违而倍感朴素亲切的地名:白石潭、寺前、岩顶、山路、黄潭、大水口、前洋……我和先强兄从小在这一带生长,这里的青山绿水珍藏了我俩的童年记忆,还有抹不去的欢乐与忧伤。

小车下高速,经圳边、高坊村,渐入山口,前头赫然一座几十米高的水泥混凝土拱形大坝。我们在坝顶伫立,眼前豁然开朗,两岸青山苍翠红叶点点,十里长湖从峡谷的高处逶迤汇涌,静水深流,波澜不惊,宛若山神刚打磨出来的一方巨大的翡翠碧玉。先强说,这里是闽江三大支流之一建溪的源头,湖水由匡山北向的宝溪村发源。上世纪90年代初期建成匡山水库电站。眼下是枯水期,若春夏时节,丰水满湖,可由坝头乘游艇溯流而上,走水路又别有一番韵味。

车子继续沿着弯来拐去的山间公路行驶,约10多分钟,我们抵达双同村,从县城到此车程半个多小时。在村部门口迎候的双同村主任李仕银个子不高,眼角弯弯,眉毛浓黑,笑起来一脸善意,透着山里人的温厚和精干。我用从小就熟悉的这一带山地方言与他交谈,彼此间很快亲切融洽。

李仕银领着我们走在整洁的鹅卵石道上,村子坐落在面朝东南的谷地里,海拔800多米。一条小溪涧穿村而过,清澈的水流石隙间有成群的鹅鸭追逐嬉戏;沿溪涧两岸苍郁绿树间错落着一幢幢山民住屋,皆灰瓦泥墙杉木构造;屋角用原木凿空的蜂箱里有蜜蜂嗡嗡地飞进飞出,甚觉宜人。秋阳暖人,房前屋后的地坪石勘上,随处可见用竹匾篾席摊开晾晒的橘子般大小橙黄色的果饼,像是刚铸造出炉的满地金币。先强说这是匡山的土特产酸枣糕。李仕银随手捡了几片让我们尝鲜。这种由野生酸枣去核搅烂后与白糖蒸煮晒干的果脯果真有味儿,入口绵软柔韧甜中带酸,顿觉满口生津。李仕银说这种酸枣糕养胃助消化,治喘喘有特效。匡山有数千棵成片的酸枣林,分给各家各户。这个季节是采酸枣的旺季,村里每户人家每年光出售酸枣糕、野蜂蜜、竹笋干等土特产的收入平均就有上万元。

吃完午饭后便开始登山。穿过村后左边一大

经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游人缅怀瞻仰。

怀着崇敬的心情离开红军遗址,再沿着落叶缠脚的林间小道行走,下午1时许,我们就来到匡山顶的天师庙。

古庙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数百年间,几经损毁,如今的几进庙宇是近些年当地山民集资兴建的。庙的前厅供奉着浦城乡贤捐献的匡山四贤章溢、刘基、宋濂、叶琛的樟木雕像。烟火缭绕间散发着阵阵幽香。史载,元至正十二年,即公元1352年,浦城名士章溢因不受元朝授予的官职,在匡山顶建了名为“苦斋”的十二楹茅屋,隐居数年;章溢的浙南好友刘基(刘伯温)、宋濂、叶琛等常上山来探望,一起煮酒吟诗读书论政,后四人受朱元璋诚心感召,一起下山为明王朝统一中国建功立业,成为明初的开国重臣,成就了一段友情与忠诚的千古佳话。刘伯温在匡山写下著名的《苦斋记》与友共勉,文曰:“苦斋者,章溢先生隐居之室也。”先生之言曰:“乐与苦相为倚伏者也,人知乐之为乐,而不知苦之为乐,人知乐其乐,而不知苦生于乐,则乐与苦相去能几何哉!”文辞充满思辨,成为东方哲学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典范。我觉得《苦斋记》可以和法兰西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爱弥儿》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遐想》相媲美,因为二者都赞颂自由,强调回归自然,保持人的天性,培养自然和谐的美感。卢梭曾于1778年5月应吉拉丹侯爵之邀,到艾赫莫农维尔栖身,对当地森林自然景致心旷神怡,由衷赞叹道:“啊!我的心脏就向往此地,现在极目畅游,真想永远留在这个地方。”比之早300多年的章溢在“苦斋”旁边植苦茶、苦李、苦竹等高山植物,在隐居匡山的数年间,随山势修建了看松庵、环中亭、唯天在上亭、苍雪亭、烟云万倾亭等,常日里独自蹑履登崖,林间漫步,坐看云起,或与诸友围炉煮雪,吟诗诵词,鼓瑟而歌,陶醉于自然天籁之中,何其怡然自得。我想,若不是被朱元璋诚意感召,章溢等当更愿在此物我两忘寄情山水终老归天。

我们在天师庙石墙外见到了那5株据说是章溢当年手植的巨大的柳杉,5棵巨杉依次排列,每棵树高都在二三十米,径粗两人合抱不过,树干挺拔,枝叶苍郁,仿佛5位威武凛然的山神,守护在这山巅绝顶。满山的云雾随着阵阵山风卷携而来,枝叶飘摇,瑟瑟有声,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600年前,章溢和他的文友们芒鞋蓬衣衣衫阔大,正在此间煮酒吟诗笑傲江湖迎风长啸。我在心里感叹,年轻的朋友叩拜匡山,一定要来看一看这5棵柳杉,所有的功名利禄都终将是过眼云烟,惟有真诚和友情弥足珍贵。

当晚,下榻在“苦斋”旧址改建的匡山客栈。晚间,店主温了当地米酒,煮上大锅狗肉萝卜;敞开的门窗外,白茫茫云雾一阵阵先恐后推拥而入,仿佛也要和我们一起大快朵颐分享这份惬意和快乐。

翌日早6时,我们一起早早沿山后小道登上匡山峰顶看日出。绝顶高处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朱红色“天坛”两个大字,注明海拔1399.5米。山风凛冽,寒气逼人,我们裹着客栈提供的毛毯还瑟瑟发抖。天色空濛,四野静穆,我们眼见满天星斗渐次隐去,头顶广阔的苍穹由紫罗蓝色渐变为橙红色,东边天际出现鱼肚白,一轮红日从百里之外的天地交汇处冉冉升起,有如脱壳而出的一枚巨大的蛋黄,转头西涌,西北向的宝溪河谷上空,白龙般的云雾开始翻腾飞升,群山逶迤,一道道沟谷山梁,稻谷金黄。西南方向,马鞍山的巨大山影在云雾中依稀可见;山的那一边,就是我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我的张家先祖作为客家的一支,早年从汀洲辗转而来,数百年间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一瞬间,我的双眼潮湿一片;祖先们如今都是白天在落叶底下睡觉,夜晚被天神召去犁田;西边那一线陡峭的山脊,每一棵微弓的树木,看上去都像是我先人站立的骨殖,从天上次第走来,扛着犁杖埋头下山……愿先祖们在金黄的落叶底下安息长眠,愿家乡美丽的大山绿水长流青山永在。

20多年里,到晋江安海好多次,也去安平桥好多次。桥还是那样的桥,但还是想去看一看,就像过去每次回去看看老父亲一样,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看看。

通常是作家许谋清陪我去,他当年是我的同事,后来到家乡挂职体验生活,再后来就干脆扎在这里不回北京,当起古镇文化人了。这些年我知道他为家乡文化事业做了些事,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安平桥的那些事,不厌其烦,如数家珍。上次来,讲过的那些历史掌故,下次来了他还重头跟你说,好像你永远是初次来这里的人,永远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一样。其实,许谋清说些什么,我大部分没有听进去,只记住他说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距今已经近千年,历经沧桑,还保持着历史的风貌。还记住一句话:“天下无桥长此桥”。这就够了,我已经肃然起敬了。

记得第一次来看安平桥,是个黄昏。四周很安静,也很孤寂。夕阳余晖下的石板桥伸向远方,显得格外白,也格外亮。河水无声无息地淌着,芦苇丛中偶尔飞出一只白鹭,扰了这暮色,很容易联想到了“落霞孤鹜”的古意。海早就退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这里成了内陆,成了小镇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很难想象当年屹立于茫茫大海当中雄居天下第一的气魄了。不过,遗留下来的美,也足以让人欣赏怀旧了。那个时候,晋江的经济刚刚腾飞,速度很快。人民正在为创造自己美好富足的新生活奔忙着,很少人有闲暇停下一刻看看这暮色中的景色,所以安平桥就显得更加孤寂。没有行人,我和许谋清倒也惬意,在那里待了很久。

多去了几次,能看出安平桥一直很孤寂。千百年来,它就是一条很普通的交通道路。当年,走的人多,会热闹一些;如今经济社会发展,路多了,这里走的人就少了,越来越清冷了,也就生出这孤寂来了。不过,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其间的孤寂,更多来自文化上的冷落。按说,安平镇是座千年古镇,经济曾经很发达,文化也曾经很繁荣。据史料说,安平镇的第一任镇长就是大儒朱熹的父亲,应该也是学问人。这样奠定的文化根基,足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历代朝朝一定有不少文人骚客走过这安平桥,也一定有不少人驻足感慨。可事实上这些风尘仆仆的过客,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石碑倒有几块,多为明清两朝重修时立的;诗文倒也有一些,多不是出于名家之手。可能安平桥太普通太质朴,引不起那些喜欢游山玩水的名人们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安平桥和故宫一起列为国家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品牌价值应该算很高了,可也没吸引多少名人,更没有多少名人效应。这么多年,只有郭沫若老先生当年一首诗刻成碑。其中“英雄气魄垂千古,劳动精神漾九霄”两句评价古代人民的勇敢智慧很到位,也颇有气势。亏了有当代大文豪这首诗,让这孤寂失落中的安平桥平生了一丝暖意。

当地政府出于文化建设的考虑,希望有更多的知名人士到安海来考察,也提升安平桥的知名度。这正是许谋清的优势。有一个时期,他乐此不疲地参与组织文学笔会,邀请他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来安海看安平桥,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据我所知,这些年来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名人名家,不过能为安平桥留下好文好诗好笔墨的并不多。当地人似乎并不在意,还是那样热情邀请,还是那样充满期待。许谋清还是一如既往地给人讲也给人写安海故事。

有一天,我们刚要上桥,见一辆宝马车过来,停在桥头。开车的是一位40多岁的女人,没有涂脂抹粉,只是头梳得整齐,穿戴也素朴,一看就是当地农妇。她见到许谋清,就上来说了好些话,拉了好些家常,不时有激动的情绪。完了就进桥去了。许谋清告诉我,她原先是农民,穷得很,现在办了企业,赚了好多钱,是当地有名的富人。她现在来安平桥做义工,每周来值日一次。工作并不繁重,就是扫扫地,给客人泡泡茶什么的。不过,她最近在办一件难事。她们这些做义工的人,还有镇上的一些有识之士正准备上书政府,抗议上游企业对安平桥河道的严重污染,造成环境的破坏,要求政府出面解决问题。上了桥,越往纵深处走,越会让人身心痛。河水发黑发臭,伤眼又刺鼻。让安平桥这块文化瑰宝,掉在一堆发臭的烂泥里,实在是对祖宗的亵渎。同时,我心里也为这些义工们叫好。她们不是名人名家,只是一些普通的百姓。她们在为保护自己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本来,我一直以为来这里的名人名家不够多,有些纠结。看到这些义工们,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名人名家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觉醒的人民。是人民在创造自己美好的新生活,我们这些文化人,哪怕再有名,哪怕再有成就,也就是锦上添花而已。人民才是文化创造的源泉,才是文化保护的真正动力。

最近一次是和几位文学界朋友一起去的。行人还是很少,还是那样清静。此时正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美丽中国”的理念深得人心。我们的话题自然围着安平桥的生态环境说开去。一位文友一路批评过去,说这里的鱼虾活得很坚强,都有了抗污性,就是没人敢吃。其实,我很想告诉他,这里的生态比过去好多了,虽然河水还没那么清,河里的芦苇还挂着上游漂下来的石粉,水鸟也不够多,问题可能还很突出。不过仍然看得出,政府正在有步骤地努力治理,那些义工和有识之士的呼喊正在发生影响,情况会越来越好。

一路走,我们一路辨认考证那些历经近千年风雨的石板条,不算专业,但饶有兴味,还能不时产生一些学术争议。安平桥在明清以来曾多次重修,有不少石板条是后人放上去的,辨认起来并不难。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出哪个石板的年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点一滴的感受中,渐渐恢复了一种神性——对古人的敬仰、对安平桥的敬畏。几乎同时,我们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共识,有了一种认定:安平桥已经不必再让它产生实用价值了,它应该作为纯粹的文化遗产被保护下来。一句话,我们不能再用脚去踩它了。不能因为石板看上去还很厚,很坚固,就可以任意踩踏。到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用心去感受它,敬畏它。一位中年作家很激动,说很想建议当地人大或政协搞个调研,出个提案。一位青年作家说,保护好,还会引导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我倒没有他们那么有激情,有智慧。只是有些欣慰:有那么一天,安平桥也许不再那么孤寂了。

常去安平桥看看,就像去看我们的老父亲一样。

乡音未改

□刘 章

千里相思,一日归来,
婶子大娘都说我乡音未改。
乡音未改,
乡音难改,
乡音怎改?
家乡的泉水是哺育我的乳汁,
家乡的父老是我永恒的爱!

即使白头,我还是家乡的童孩,
乡音常在,家乡人秉赋常在:
山的坚强,
水的柔情,
树的直率!
乡音不改,我的诗情不衰,
唱高山流水,向五湖四海!

消息树

□刘向东

老家山梁上常有独立之松
那是当年我爷爷他们抗战时扶着消息树的地方
至今还常常有老人朝高处随手一指说:
“看,消息树……”

——题记

倒下去为了站起来
把一口气向上徐徐引领
独自高于自然的造型
被偶然确立于仰望之中
于是所有松柏沿着山脉向上
在你的影子里企及永恒

在付海林新房前合影

□刘福君

把起早贪黑的劳累去掉,把往日

梦里梦外的空叹打扫干净

把肩上太重的担子放下来松一口气

汗水是泡不软骨头的

淋了雨的花瓣才格外美丽

我们深深的根,抱紧内心的泥土

原上草

第181期

虽然我们都很微弱和单薄
但草香虫鸣粟花飘香的家乡
养育了我们,最后也会收留我们

按住快门,我们站好
千分之一秒的速度里我们站好
慢慢的好日子就这样不要动了

□张
陵

■土地与生长

美丽匡山

□张冬青

片毛竹林,山路愈见陡峭,几处悬崖间用三两根原木搭起木栈道,要手脚并用贴着崖壁攀爬才能走过。有依稀的水流声传来,迎面陡然两面十多丈高壁立的巨大褐色岩壁,有如两扇开启的石门,岩壁间有细细的如注水流。李主任说,这里是匡山的标志性景点双门井,春季里有雪浪腾空的千尺飞瀑,响声震山谷裂,据说瀑布的龙井深潭,可直通十几里外的南浦溪呢。

都说匡山里有珍稀的娃娃鱼,我们都很好奇。李仕银说,这个季节秋高气爽,娃娃鱼可能会出现。我们沿着时断时续的溪涧水流小心翼翼地寻找,进入一片较开阔的谷地,有轻风从林梢吹过,阳光从稀疏的枝叶间筛落,树影斑驳驳。不远处偶有一两声鸟鸣,山林愈显幽静。走在前头的李仕银忽然停了下来,朝紧跟的我们低声招手:“小声点,这里有戏看。”我们蹑手蹑脚凑上前,循声望去,眼前灌木丛边一处清澈透亮的小水洼,底下的卵石晶莹可数;只见两米见方的平静水面上,有无数黑豆大小长着细细发丝般长脚的水爬虫在水面飞快地游来窜去。李仕银有些兴奋地小声说:“水面这小虫叫水爬虫,有水爬虫的地方一般就会有娃娃鱼。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水爬虫为娃娃鱼站岗放哨呢。果不其然,李仕银用一根枯树枝探入水面,水爬虫们立即往水洼周围的草丛逃窜;水底的石隙缝间,一条褐黄色遍体黑斑的指头般粗细、形同蜥蜴的小娃娃鱼正扭动身子藏匿。李仕银说,娃娃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只在原生态、绝对无污染的天然水域存活。娃娃鱼学名又叫黑斑肥螈,匡山的黑斑肥螈已被列为国家环境指示特有物种。成年娃娃鱼可长到两尺余长,数斤重,春季夜晚求偶时会攀爬上大树枝头,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叫声。我们不忍心惊扰山里这天使般的生灵,和娃娃鱼行注目礼后告别,走几步回望,水面上的水爬虫们又在集体狂欢舞蹈。

愈往里走,林木愈呈幽深,脚下落叶盈尺,林间朽木横陈,有成片的香榧树、木荷林,李仕银告诉我们,匡山近五万亩的天然公益保护林中,红豆杉、钟萼木、香榧、青钱柳,福建柏等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珍稀植物就有20多种,还有云豹、黑熊、黄腹角雉、眼镜王蛇等珍稀动物。我们在路旁一棵绿叶葱茏、高耸挺拔的大树旁停留,大树离地半米处,有合抱粗,明显可见巴掌深被斧头砍开的伤口。张先强说,这棵香榧树就是李仕银当年闻讯赶上山来制止盗砍者保护下来的。这些年来,李仕银和当地村民,一次次拒绝了卖青山换钞票的诱惑,绝不肯对林木动半下刀斧,终于留下闽江源头这五万亩风光秀丽的天然原始森林景观。20多年里李仕银也因此被当地村民民主推选连任多届双同村主任,受到村民的拥戴和省地县各级部门的奖赏表彰。

再前行不远,地势较平缓开阔,溪涧边依稀可见一堆堆人工堆砌的石砌。张先强说,这些都是粟裕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三团宿营地遗址,当年红军游击队就在这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拉锯战,密林深处还有跑马道、练兵场、十八凸红军烈士殉难处。如今,这里已



鹤翔丰泽(版画)

于承佑作

虽然我们都很微弱和单薄
但草香虫鸣粟花飘香的家乡
养育了我们,最后也会收留我们

按住快门,我们站好
千分之一秒的速度里我们站好
慢慢的好日子就这样不要动了